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十一)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大学生的水平和需要相匹配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各类英文教学资料，上述所需费用几乎全部由公家报销。经济系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在我流动到图书馆以后依旧得到延续)，使我掌有较充分条件在教学实践中放开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凭着自己相对扎实的功底，有的放矢地力争做到：按照改革开放事业的实际需要，在专题单元和文体类型诸方面“因材施教”，精心选编教材，坚实稳健的基本教本和灵活多变的活页文献密切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针对北大学生水平和特点，“因人施教”，精心“定制”教学诸环节的具体实用方案，以期北大学生能通过这门课程获得真正的学识。在教育质量、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书育人诸方面，参照先前在英语培训中心体验到的一些美式教学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做多层面的颇为有益和有效的探索和尝试，试图根据我自身条件以中英双语教学的变通方式逐步向美国“READINGS”专业课程靠拢和接轨。

在相当长的时期，专业英语课似乎成了学生乐于花时间与精力的“高耗能”的“热门”课，一度曾有教研室领导要我做学生的工作，避免重此轻彼的偏科现象；有的外校进修老师、外国留学生和英语系学生也来旁听或选修，其中有的因跟不上进度而中途放弃。“功到自然成”，经过在经



赖荣源正在备课

济专业英语的教学园地的辛勤耕耘，我驾驭专业英语课的能力逐步得到锤炼，教学效果不断提高，课程的质量也逐步改善，走向成熟。基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学校连续两届在1984-1985学年和1985-1986学年授予我教学优秀奖。1986年底我因故离开经院以后，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一如既往关注我的教学情况。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石世奇教授在提到学生对我的教学工作的反馈意见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学以致用，“我们在毕业时应聘面试的内容和方式，许多是过去赖老师教过的，我们学过和考过的”；他还跟我提过，我那篇应学校教务长办公室之命撰写的教学优秀奖获得者教学总结报告，言之有物，写的多属实情实理，很有意义，胜似一篇专业文章。在我的教学初见成效时，有一次跟外教见面时，原来不怎么赞成我任教这门课的洪老师还特地当面称赞我是一个“capable man”。这些评语，似乎有过奖

之处，不过，至少我可以视之作为一种鼓励和支持，也算是不枉我立志做一名合格教师的一番努力和坚持。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6年秋经济学院进行职称评定工作，我提出的副教授任职资格申请因资历和论文方面的限制条件未能通过。此时为了缓解学校职称评定工作中“历史欠账太多”和“僧多粥少”的窘境，北大实施了校内人才流动措施。而借此机会，北大图书馆正筹建的情报研究室从校内各系所积极招聘相关的合格专业人才。当时也流动到图书馆并负责筹备该室的副馆长徐雅民恰好是我的老同学，他了解我的情况后，为我的职称评定问题鸣不平，表示会优先考虑给我流动名额，让我能搭上阶段性职称评定的最后一班车。而这时刚担任经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石世奇同志知道情况后，立即在百忙中利用午休时间，骑着自行车赶到我家里，找我商量我的去留问题，代表学院领

导表示诚心挽留之意。

作为老同学，我们推心置腹地交换彼此的想法与意见，以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双赢”办法。他充分肯定了我在教学工作中发扬了无私奉献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担当，白手起家，成功开设了一门深受学生欢迎的新“热门课程”，为学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和成绩。他强调学院需要这门切合改革开放需要的必修课，切望我能留下来继续教授这门课程。他郑重表示学院领导一直特别关注我的职称问题，虽然这次评职称工作，由于名额有限和其他条件限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学院领导下了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尽早解决我的职称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变通的解决办法的设想。他当时设想通过有关规定程序授予我第三个“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以“三连冠”方式“破格”解决我的职称问题；后来胡代光院长则向我表示可以亲笔批条，将设法采用学院自筹经费的“地方粮票”（相对于学校颁发的“全国粮票”）的方式解决我的职称待遇问题。事实上，阶段性的职称名额紧缺，职称评定时限紧迫，而评定工作又深受向“论资排辈”和“论文至上”的局限。

在这种氛围下，院领导设想的这些承诺均属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无奈之举，实际上解决不了眼前的现实问题，这也十分难为学院领导。而那些天我个人在去留问题上也令我陷入

激烈思想斗争的“不眠之夜”，最终在矛盾与纠结的状态下经多方协商，“快刀斩乱麻”找出“两全俱美”的安排，我以副教授的身份（名义）流动到图书馆担任副研究员的工作，据悉经济学院向图书馆提出的附带条件是让我“双肩挑”，继续为经济学院讲课。

事实上，基于三十年间积淀的对经济系（学院）的深厚情感和作为副研究员可“近水楼台”利用馆藏文献备课的有利条件，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我这个“书虫”的意愿和志趣。离开经济学院已成定局之时，教研室提出是否要开一个欢送会，我表示不用开，人虽要离开，课我依然还要继续讲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深深地给我留下美好印象。那时我正给84级世界经济专业的学生讲课，当我给他们上完最后一堂课，准备下课时，突然学生课代表捧着一座塑有偎依于牛背的牧童形象的陶瓷笔筒台灯，代表全班同学向我深表依恋不舍之情。这份寓意深邃的礼品对我来说，是一种无言的鼓励和鞭策，促使我坚持以“孺子牛”的精神认真做好专业课程教学和图书馆的业务工作。离开专职教学岗位之后，我还曾挥笔分别给丁石孙校长和经济学院院长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我对职称评定工作和专业英语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聊作“告别留言”，希望学校和学院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加完善。

未完 下期待续